



灵山著

# 冬至

历经酷寒，终将迎来安宁、收获与——纯白。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中国知青文库

# 冬 至

灵 山 著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至/灵山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2.7

黄土地之歌

ISBN 978-7-307-09843-5

I. 冬… II. 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6975 号

责任编辑:张 璇      责任校对:刘 欣      版式设计:马 佳

---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cbs22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125 字数:251千字

版次:2012年7月第1版     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9843-5/I·591      定价:25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# 编 委 会

主 任 张福臣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

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

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

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

谢春池

# 总 序

叶 辛

40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1700万，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。其实，1700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1955年到1966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

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我最初到贵州下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的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

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

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噢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

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，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  
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—

1968年12月22日，冬至。

火车在路上咣当了将近二十个小时，才到达插队目的地——山西临汾。

下了火车，有好几辆大卡车来接他们。麦雨荷和弟弟麦地，男朋友熊志松以及同班同学房墨兰、黎群利、安泰、依慧慧等人被分到一个叫牛舌的大队。邻居小菊和栗理分到了三十里以外的美源。他们按各自的地点上了卡车，小菊泪眼看着雨荷，雨荷冲她喊：“我会去看你们的！”

天气阴沉寒冷。抬头望去，满目的黄：一望无边的黄土地，灰黄色的土坯房和干树枝。

村口站满了黑压压一大片人，像看戏一样观看这些北京学生。男人们清一色的黑棉袄裤，腰间扎一条麻绳。年纪大一些的头上都包着洗不出白来的白羊肚手

巾，年轻的个个用一条花格洋布围脖，像女人一样包着头，护住耳朵，脑袋上再戴一顶或蓝或黑色的单帽，样子好奇怪。女人们则是花花绿绿的袄裤，花花绿绿的方头巾，连鞋都是花的。无论男女，人人咧着一嘴碎玉米粒般的黄牙。孩子们流着鼻涕，黑黢黢的手里拿着雪一样白的馒头啃吃，馒头的中间夹着通红的油泼辣子。

老乡们随着高音喇叭里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的伴奏，簇拥着三十几个学生，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，进了小学校。

院子挺大，院墙上刷着司空见惯的大标语，一排教室的窗户上，糊着崭新的白纸。看样子，炕也是新盘的，冒着凉气。一间屋，半间炕，没有任何家具。

住房自愿组合，麦雨荷跟房墨兰、黎群利等几个同班女生住在了——间屋里。麦地、熊志松跟另几个男生合租。

大家把行李分别打开，铺好。麦雨荷的左边是黎群利，右边是房墨兰。她们腾出了几个木箱子搭了两张“桌子”，一张吃饭，另一张放脸盆、牙缸子等，还在屋里拴了根绳子搭毛巾。

这就是她们的家。

不一会儿开饭了。伙房在东边，一人发两个馒头，一碗大烩菜。白菜、豆腐、胡萝卜、海带等烩在一起，味道还凑合。馒头的味道很怪，虽然特白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又酸又辣，那种辣不像辣椒，而是麻辣，也不是花椒那种麻，搞不懂是何种蒸制技术。

饭后不久，大队长来召集大家到伙房开会。他说北京娃来得太突然，只好在小学校里赶着盘上炕，还没干，让他们会后到场上抱些柴禾烧一烧。村里娃们正在放寒假，等过了年再给大伙分到各个生产队去。现在吃饭由大队解决，以后到了生产队自己做。

大队长是个矧子，腰板挺得特直，梗着脖子说话，很严肃。会很快就开完了。

男生懒，炕没烧就那么湿着睡了。大冬天的，虽然有“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”一说，可也架不住腊月里整天睡湿凉炕。没几日，他们的褥子都湿得恨不得能拧出水来，赶快拿到院子里去晒。一边晒，一边骂骂咧咧去质问大队：国家给每个知青那270块钱安家费都哪儿去了，三十几个人一共八千多块钱呐，盖十五间房子绰绰有余，还够打木板床的，就不用睡这湿凉炕了。大队革委会主任一听钱的问题，避而不见，打发会计对付这帮北京学生，自个儿溜了。会计让这帮学生给问得理屈词穷，就说“你们得听大队的安排，叫你们干啥就得干啥，不了着（要不然）过年大队不给你们炸麻花吃！”气得那几个男生骂“谁稀罕你们的破麻花！”

大队这下可发了。

知青们气得坐在炕上一个个发呆。麦雨荷拿起小提琴，拉起了萨拉萨蒂的《吉卜赛之歌》。她的演奏水平根本拉不了《吉卜赛之歌》这么高难度的曲子，拉得严重跑调，她只得疯狂地发泄了一气。接着，她又拉马思聪的《思乡曲》，两行热泪顺颊而下！不知是谁，轻轻抽泣，接着，屋里和着麦雨荷的琴，一片呜呜声……

农闲的时候没什么活干，男人们只在晌午时抬些准备垫圈的土，女人们大部分时间猫在屋里做针线。

麦雨荷她们在屋里看书、唱歌、打扑克，倒也逍遥。十几天过去了，来看稀罕的老乡们依然络绎不绝，有男有女，推门就进。

麦雨荷坐在热炕上，身子靠着墙，全神贯注地捧着一本果戈理的《塔拉斯·布尔巴》在看。洋红色的元宝针厚毛衣，衬着她的红嘴唇

和粉红的脸蛋儿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，倚着门框，张着嘴，直勾勾地盯着麦雨荷。雨荷只顾看书，根本不知道。墨兰冲那人说：“嘿，下巴掉啦。”那人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，女孩子们开心大笑，来看热闹的老乡们不明白姑娘们笑什么。

大队长扒拉开人群，把他们撵出去，坐在炕沿上对雨荷说：

“喔熊（那个笨蛋的意思，他这里具体指熊志松）是个小白脸，配不上你着哩，不如我给你寻上一户上好的后生……”

麦雨荷没想到队长当众给她做媒，又羞又恼，说：“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不是来找婆家的！你身为大队长，从来不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也不让贫下中农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，对我们进行思想改造，反而来当媒人，你什么思想觉悟！”

大队长被这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整得哑口无言。麦地进来了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大队长悻悻地走了。

晚上吹了灯，房墨兰说：“喔熊还真是个小白脸，抬了点土就哼哧哼哧的，一天到晚换衣服，这又不是在北京，讨厌！以后不许你给他洗衣服。”

“唉，他为了我从北京到这儿来……”麦雨荷的话没说完，就被打断了。

“那你也没义务侍候他！”安泰说。

其他人也随声附和：

“是呀，吃东西时净抢好的往自己嘴里塞，什么人呐！”

“会拉几下小提琴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其实

你比他拉得强多了，他狂什么狂！”

不知是熊志松还是麦雨荷犯了众怒，使得姑娘们集体打抱不平，异口同声地斥责雨荷太可惜了，选了这么差的一个人。

雨荷一直听着，没说话。房墨兰忽然翻起身，两肘拄着枕头，歪过头来对雨荷说：

“嘿，我给司徒政写封信吧，问问他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要是真有意思的话，干脆让他转插到咱们这儿来，也省得在东北受那份洋罪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得了，还是给你自己留着吧，我可要不起他。”雨荷答道。

“你这个人，放着好的不要，非要赖的，有病！”房墨兰恨铁不成钢。

“谁说他是好人？你忘了，工作组整他的时候，他在大会上作检讨，说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干的！不管他多有才，这么一干，全完！人品不好。”依慧慧说。

这件事麦雨荷头一次听说，大吃一惊。她躺在炕上后背直发麻，心想这不是出卖良心嘛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！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

“唉，那会儿还都是孩子呢，谁见了那阵势不害怕？据说他让工作组整的，差点儿跳楼！他父母也差点被整死。不然他也不至于仓皇逃窜到北大荒去！不管怎么说，他比小白脸强多了。”房墨兰说。

“那倒是。”几个人又异口同声地说。

有人轻轻打起了鼾，麦雨荷的心很乱。

司徒政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班里的大才子，写得一手漂亮文章，还会弹钢琴会谱曲。六十年代初，他父母调到了西安工作，他一个人

在北京住校，星期天常到麦雨荷家去改善伙食。

房墨兰真给司徒政写了一封信，司徒政回信说：

“雨荷是咱们公认的最好的姑娘，她是那么的善良，纯洁，活泼可爱！她在我的心中是那么圣洁，使得我连对她有‘非分之想’都觉得是一种亵渎。后来等我决心向她表白时，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人。想不到她会遇到这样的人！我好后悔！悔之晚矣！”

“我们这里太苦太累了，在难以想象的苦难中，我在收到你信的前几天，刚刚接受了初二一班的廉莲……”

麦雨荷拿着司徒政给房墨兰的信看了又看，跑到田野里，在田埂上独行。从看见司徒政的第一眼起，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涌上了麦雨荷的心头：他邱岳峰似的嗓音、谱写《马赛曲》的二声部、大谈各种“司机”（别林斯基，捷尔任斯基，车尔尼雪夫斯基）、抓她的手臂教她唱歌，尤其那次她从窗台上跳下来，与他无意的身体触碰……要是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该有多好！他就不会说威尔第、普契尼、帕格尼尼都是黑帮了，他更不可能带着红卫兵去折磨校长丁书香！他的种种在她看来过激的言行，是那么堂皇，她害怕，她拒绝，她退缩。如果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们会上一所大学，甚至会志同道合奋斗一生……哎，想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如今二人天各一方，各自都有了对象，一切都晚了！泪水打湿了麦雨荷的面颊，随着寒风飘去。

房墨兰在麦雨荷身后十几米外默默地跟着。

麦雨荷跟司徒政的关系一直很好。但在那个时代，即使已然到了年龄，却一直拿着这种感情当作真正的友谊。那种亲密是不分性别的！直到与他无意中的身体碰撞，才使麦雨荷萌动了对他的异样感

觉。假使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，她从何处去发觉他还有折磨校长丁书香的那一面呢？这是他人格上的缺憾，还是他想在麦雨荷面前故意表现而适得其反？抑或是在革命大潮来临之际，一个热血青年的正常之举？也许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兼而有之，麦雨荷怎可能分辨清楚！如今，种种顾虑在把他与小白脸正面相比之后，已不算什么了。两人之间模糊不清的感情，由司徒政明确地说出来，而他们又不能相爱的现实，使得麦雨荷感到从未有过的悲伤。

与小白脸虽然门当户对，且他无甚恶行，但他的整体素质无法与司徒政同日而语。可他毕竟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，随她到乡下来受苦，这种决定是重大的，尤其对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来说！

麦雨荷还有别的选择吗？

过了正月十五，真的分队了。房墨兰和黎群利留在了牛舌，麦雨荷、麦地和熊志松被分到了十队。十队离牛舌仅五里地，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，叫和合。安泰和依慧慧则到了八里外的宏仕。

大队长说和合村的村民大部分是祖上从河南逃荒来的，对外来人格格外好。

一同分到十队的还有两个男生，一个叫胡达，另一个叫孙要武。估计这个名字也是“文革”中改的。

大队长派了一挂马车，送这五个人到和合。

村子里很安静，劳力们都到地里干活去了，只留下小娃娃、老汉、老婆婆们站在巷里参观北京娃。马车停在了巷尾一门口，从里面迎出个汉子，高个儿，长脸，大眼睛。大队长介绍说这是十队队长，

姓马。马队长十分殷勤地把学生娃们带进了院子。大队长交代完，就乘上马车走了。

院子相当大，后园子比牛舌小学校还大，往里头望去，很深。整个宅院分前、中、后三个部分。前院迎着大门是个大破鸡窝，倚在灶房的山墙外，灶房对面是两间大北房。中院是茅坑和菜窑。队长说两个男娃住一屋，正好四个人住两间，让自己决定谁跟谁住。麦地拎着行李进了头一间，熊志松犹豫了一下，看了麦雨荷一眼，跟了进去。胡达和孙要武相继进了第二间。雨荷正琢磨自己住哪儿，马队长说对门那户人家有空屋，男人在县城当“公家人”，不常回屋，女人带着两个娃过活，很方便。

那女人早已跟进了院子，听见马队长说到她，马上过来夺麦雨荷手里的行李，说“我娃叫九福，巷里人都喊我九福妈，你也物么（这么）着喊吧。”九福妈的脸很大，说话的声音也大，像个喇叭，震得麦雨荷的耳朵直嗡嗡。

麦雨荷跟着九福妈朝她家走去，只见门楼顶上有精美的花鸟石刻，厚重的门板上方有一对铜质的门钹，两侧的门墩儿上各坐着一个小女娃。这个院子小多了，但很精致。九福妈带着娃们住在北屋上房，雨荷住西厢房。这屋是牛舌那屋的两倍，炕也正规，还有两个巨大的老柜。

九福儿子十五了，随他爹在县城里读中学，底下两个小女娃在家。九福妈的嗓门虽然大，幸亏不太爱说话。两个娃也老实，院子里总是静静的，这让麦雨荷非常满意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这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，没有高音喇叭，也没有大标语，更没有打砸抢的迹象，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。麦雨荷心中

窃喜。

队长说北京娃恹惶，家物么远，就派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给学生娃做饭，工分由队里出，让他们下了工吃现成饭。可老汉做的饭实在太难吃了，炖鸡里放南瓜和醋，可惜了那只鸡。馍馍不放碱，面发了以后直接上屉蒸，虽说当地人也都是这么个蒸法，但面没发这么大，越发酸麻辣，难以下咽。后来五个人一商量，决定收了工自己做。男生管挑水、劈柴、和面，麦雨荷负责蒸馍、炒菜。和面是个力气活，因为量大，酵活子（面肥）就有北京人蒸一次馒头那么大，再加上十倍的面和在一处，待面刚一发起就蒸，不放碱。老乡说物么着蒸哈（下）的馍馍不爱坏，伏天里也能放上几天，还有营养。初尝，吃不惯，觉得还是不如放碱的香，后来摸准了火候，微酸，就吃上了口。

本来这点活不算什么，几个人要是齐心协力，一会儿就能干完。可胡达总是逮机会偷懒；小白脸的事特多，一会儿咸了，一会儿淡了的；孙要武总是帮倒忙。最让麦雨荷头疼的是烧灶火，头一回她就把头发和眉毛给燎了，气得她直掉眼泪。胡达还笑，麦地急了，眼睛盯着他说“活腻歪了你！”俩人差一点没打起来。

后来队长婆娘手把手教麦雨荷：右手怎么拉风箱，左手怎么往里添柴；拉风箱时，千万不能低头看火，也不能离灶洞太近……每当此时，麦雨荷就特想家里那个煤气灶，用火柴一点，蓝旺旺的火苗，呼呼的！

队里发给学生娃们一些锄头、铁锨、镰刀之类的工具。他们扛着锄头随老乡们一起锄地。